

遠方

每個人心中，都有一個國度，在那遙遠的地方，有讓我們怡然自適的氣氛，有讓我們佈滿傷疤的

心，得以痊癒的恩膏。在我僅僅七歲時，我並不了解，每個人的心裡都有那麼一個國度。甚至我的世界，是由五顏六色

的窗簾形成樹林，龜裂的天花板構成天空，我能想像的遠方，只有和阿嬤一起走過巷口轉角，那間和都市建築格格不入的雜貨店。就這樣安然的窩在我

的「世界」多年，不時和阿嬤一起走到那個巷口轉角的「遠方」，每天毫無憂愁的，自以為我能見著

的，就是生命的一切。

有一天我知道我錯了，在阿嬤心跳的折線由上帝撫平之後。這時的我，卻是異常冷靜，沒有哭、沒有鬧，只是痴痴地望著那在病榻上動也不動、面無表情的阿嬤。我才了解到，原來我的世界並不是

全部，在某個遙遠的地方，還住著我愛的人；我才

背面可繼續作答

有一天我知道我錯了，在阿嬤心跳的折線由上帝撫平之後。這時的我，卻是異常冷靜，沒有哭、

沒有鬧，只是痴痴地望著那在病榻上動也不動、面無表情的阿嬤。我才了解到，原來我的世界並不是全部，在某個遙遠的地方，還住著我愛的人；我才

明白，原來有個遙遠的地方，也等著我們，而且那是個永恆的國度，佈滿著阿嬤對我們永恆的愛。

隨著年紀愈來愈長，身邊許多長輩也漸漸將過年時的飯桌位子，坐了下來，就這樣毫無徵兆的飛到那遙遠的地方，我才了解，原來那裡不只住著阿嬤，還有許多人；而我們所愛的那些人們，更不只是容光煥發，而不是因為擔心我滿面憔悴。因此在被人們稱作天堂的那一端，那個

我知道這代表著我必須更勇敢的活著，因為在某天，我也會到達那個遠方，而我想看到的阿嬤，我失意、難過時，我總會輕輕地打開那曾構築我小小世界的窗，即使冷風刺進我每個毛細孔，我都靠在窗邊，望著那遙遠的一方，知道那裡有阿嬤，正用她那如夏日薰風怡人的微笑對著我，心就暖了起來。

許多人稱這遠方為死亡，甚至害怕到達，然而我並不害怕，我只知道，在此時此刻盡全力活著，在那天來臨時，我才能攜帶著更多永恆和我的愛人分享。我們空空的來，空空的去，在那遠方，卻是實實在在，沒有一點空縫的，充盈著永恆的愛。

← 接前頁從此寫起

作答區